

鄭

師山集

鄭

師山先生全集卷四

春秋經傳闕疑序

元歙邑

鄭玉著

嗚呼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
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于事
也可以因者因可以革者革其以人也可以褒者
褒可以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
外夷其為目也則因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
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于誅
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

于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者為不克
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
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
有易詩書而無春秋皆別是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
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
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
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
于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于事其失也誇公穀雖

或明于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為
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
家之學則又泥于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
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
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
非又無著述為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
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
則稽諸經以證治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于世
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矣蓋斯經
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綱目

通鑑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于上復于傳為目而小字疏之于下叙事則專于左氏而附以公穀合于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于禮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缺之以俟之者而不敢強為訓解傳有不周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于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微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于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太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

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言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與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訛于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于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某之為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復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况敢另于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亡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

周易大傳附註序

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為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為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為潔淨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謂也予自中年即有志以是書學陋識卑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黃紅巾攻陷我郡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召至四月始

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衷二先生所說合為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間有一二已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曰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我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歛之以至于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以至于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我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

師山全書 卷之四 四
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者近取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畫可也又何有一傳註乎又何事于考據乎况伏羲作易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經也孔子為之彖為之象為之文言所矣擇文王之卦辭為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論不可附入各卦者則為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于繫辭之中又為序卦以明其次說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傳也今人舍夫之易傳而欲明

文王周公之周經其間昧于明易之道矣乃取文文周公之辭以為經而列夫子之辭以為傳其或夫子之傳亂義深奧則附以註釋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已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說而義自明矣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精微乾坤之蘊奧夫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書之作徒見其妄誕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于易哉雖然二文之經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一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送黃子厚序

星源王仲履以明經教授諸生文學德行在諸老
 中尤為超卓與予交甚厚嘗為予言其里中黃君
 子厚者甚賢而予未之識也至治癸未冬予與仲
 履同試藝于有司時子厚為於潛簿亦被檄在院
 後數日始相識于前塘旅邸望其氣和而有容色
 聽其語平易而直諒予既驗前聞之不誣又以喜
 仲履之能知人也如此越明年予復與子厚遇于
 新安傳舍一見如平生歡相與議論古今窮及經
 史下逮名詩法帖刑名術數靡不談討亶亶不倦

予又知子厚之學有本而其施之有序也抑予聞
 子厚之在於潛凡簿之所得為者無不為而其所
 不得為者亦無不盡心竭力以佐其長全而務及
 其民子厚之政固賢于流俗矣雖然導以善而不
 善者化古之善教也旌其能而不能者勉後世之
 善治也於潛雖小劉女子之遺烈洪平齋之文獻
 在焉子厚其為我求二家之後顧問而存邱之將
 見子厚之政不勞而治矣他日歸以語仲履仲履
 又將為予喜也

送徐推官序

士君子在天地間惟出處為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雖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君子亦曰聽其在天者而矣故觀人者不特論其得失之見于外又必察其是非之存于中者而後人之出處可得而論也今自三代以上孔子孟子羈窮困厄此聖賢之出處不敢說姑即自唐以來教君子而言之平章事陸贄敬輿吏部侍郎韓愈退之宋丞相司馬^馬君實龍圖閣學士蘇軾子瞻弟黃門侍郎轍子由太史黃庭堅魯直徐州教授陳師道無已此其人皆有事業在天

下文章傳後世為士者所共知識敬輿以言事忤宰相裴延齡責授忠州別駕退之^之迎佛骨是非幾置之免未減斥逐嶺南君實以直道讜論號為碩德元勳身陷誣詬名書黨籍禁錮之酷及其子孫子瞻與章惇不合儋州安置子由貶雷魯直作承天寺記議者以為言涉訕謗竄且州無已特以送別蘇公亦坐免官此教君子者甚或除名削籍顛沛流離一至于極而不愛其為出處之正是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耶聊城徐公敏夫以江浙行省都事來為吾郡推官慮獄詳讞人不稱寃以其暇

日進儒生講說詩書觴酒賦詩無虛日蓋亦君子
小也泰定元年四月被論連坐去官士友至有為
之流涕者而公處之怡然若無與于得失予于是
益有感焉于其歸也備述前世諸君子之出處以
解士友之憂以頌公之行事而復書以為送行序
云

送鮑國良之官巢縣詩序

鮑君國良與予生同里閑觀其平居暇日冲默簡
靜若不能言矩步徐行如不勝衣父母具度子孫
說列閨門之間孝友慈愛處已待人咸有法度予

每敬慕焉他日受調巢縣主簿歸自京師過予言
別予知鮑君以率其身者化其人刑于家者施于
政其于巢縣之治有不難矣雖然古人以治縣為
最難事故曰縣曰縣灘謂人之為縣若舟楫之過
灘濶也然此特指縣令而言爾古今異制古者縣
令專制一縣之事簿則分掌簿書而已今之制長
令與簿共坐一堂之坐過有微訟公議完署而後
吏遣之矧一縣之事自下而上必始于簿簿苟可
否失其宜政不平矣故今簿之職視古為尤難而
責為尤重也鮑君是行承上接下必思有以盡其

心毋徒曰棲棘非我志也吾苟歲月以待調耳吾
將見艷君為淮右之最官而策民蒙其福矣于其
行也鄉之俊彥以蛟龍得兩鷗鶚在秋天分韻賦
詩以重其別以予嘗從賢士大夫學問政焉屬予
以序予不得辭

送唐實鄉試序

唐仲實將隨舉試藝于有司以其尊府君之領教
分水也先期而行枉道省親臨行從予微言為別
予謂科舉之設久矣唐宋之盛名公鉅卿胥此焉
出我國家延祐初詔行科舉今二十年馮伯

庸為御史中丞許可為中書叅政歐陽原功為
翰林學士張夢臣為奎章學士科舉之士臺省館
閣往往有之不為不盛矣其取士之法經疑經義
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
華藻復策之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亦既
嚴且詳矣然朝廷不以是為難也必曰鄉黨稱
其孝悌朋友服其信誼然後得與是選焉豈非以
行為本文義為末乎予與分水君為忘年之友辱
愛最深知仲實之才超于人人而學出乎等夷也
今將試藝于有司又必先過其親躬省覲之禮盡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孝悌之實可謂知所先後矣其言行必有合乎今
之良有司以無愧乎科舉之盛也故序而送之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元歙邑鄭玉著

送汪仲罕主簿序

稱隱汪先生先生先君子一年道德學問實相
表裏出處仕宦又相先後故二家子弟相與如骨
肉而鄉里稱二父為鄉先生焉先君子既歿予父
事而師承之者惟汪先生而已每過先生必造卧
內拜先生床下起而侍立見壁間所書無非警學
者語而于戒酒之訓尤拳拳焉似若為其仲子罕
發也罕工書善畫嗜飲酒終日陶陶世間榮辱利
害未嘗毫髮掛于心也所至醉墨淋漓人爭取之

以為奇玩去年冬姪潛來謂罕酒戒甚嚴予未之
信今年春往見先生退以罕語且曰吾為酒所困
二十年今而戒之豈惟不敢廢事神氣清爽于養
生之道蓋有得焉是皆我父之教也今將之官鹿
水子于吾有兄弟之好其何以教吾予為之喜曰
昔劉元明謂傳翹作縣令惟日餘一升莫飲酒此
第一策子能克守家訓益嚴酒戒則子之明足以
燭理勇足以任事惠足以愛民嚴足以御下子從
政乎何有而又何待于予言罕曰吾行矣請書諸
紳以為佩

王仲履先生詩集序

先生姓王氏諱儀字仲履新安婺源人初穎悟力
學過人于書無所不讀高于古文尤高于詩自其
少時日課一詩稍有未安吟哦至夜分睡故其為
詩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未見其比也然其格律高
古用意深遠非篤嗜古學不淪流俗深有得于詩
之妙者不足與論乎此 延祐元年科舉初行當
時未有陳腐之習所得多山林實學之士故先生
首與焉羈窮困苦又十七年始獲為池教授未幾
以外憂去官明年先生卒矣後五年徵諸其子得

詩七百六十有六篇刻之梓以廣其傳若夫其文
之傳尚有望于同志之士而所刻詩但據家稿所
存旁蒐博採續為外集使無遺軼之恨是亦同志
之事也玉于先為諸生弟子先生嘗以伯仲視予
且謂予詩似邵康節又似陳希夷嗚呼先生歿今
七年矣予詩進否安得起先生而一論之

羅岳州小集序

文章與天地相為終始視世道之升降而盛衰者
也蓋自夫天地之判三辰順布五行錯出其文著
矣伏羲畫卦而人文始開文王贊易而文益備矣

及夫兩漢二馬楊班或以紀事蹟著于策書或以
述頌功德刻之金石文章之作始濫觴矣自是而
降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
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
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
一變也見稱于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為六朝五季
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
述作尊以為經不專于文章而不能不文章二漢
而下文人才士相輿論著流而為史必工于文章
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

知鄂州小羅名頴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為縝密
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于世者劉州通守劉清
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于郡子澄因以所見
裒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耳歲月
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藏得之以藏書之家讀而
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遊者洪氏之兄
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
其資共成之而請為之序予聞之先生長者南渡
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
縣社壇記尤為世所傳誦以予觀之陶全祠堂記

張烈女廟碑理嚴辭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鍾呂
之音至于論成湯之慙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
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為何如哉宜其稱于當時
傳于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
所論作頴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
予之大幸也因為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
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為學之一
助也鄂州字端良號存齋乾道二年進士

頴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微素不產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

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傳令令
歲入金以定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產金民無從得
金猾吏豪右冒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
賈讎至倍號攬戶事覺者以其倍計贓論罪如法
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直遞申有司謂之時
估攬戶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違
罪長令署紙尾申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為常正五
五年市中金賈兩以鈔計才五錠有奇至增以為
十適有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為救荒計歛縣
丞葉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

豈可因我民乎亟以牘聞府會即首合刺公別駕
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賈于市卒改從從實
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
用心賢矣哉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
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兩三錢物競至而官
不強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
不知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
因而官不恤此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為國者必先
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乏而裒民財以足之猶
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常仕中

朝知國家大體故能推吾君所所以愛民者而愛我民真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為歌詩頌之復徵予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錄序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錄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于黃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別徵言以為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子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已任陸氏之稱朱子曰江東之學朱子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也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蓋因各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途有不同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東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

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
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于
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
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教墨至于頽惰萎靡而無以
收其力行之効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
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歿千四百年而
後周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_于二程夫子無不同
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
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以亦太極圖也一
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也子之教于武

昌也其為朱氏之說乎抑為陸氏之說乎幸誦其
所聞以教我

送張伯玉北上序

張_伯玉將如京師予舉酒與告之曰京師者天下之
大都會而四方賢士大夫之所時集也予行壯矣
夫人之生也豈徒然哉必有異聞而後可以為耳
有異見而後可以為目操筆弄墨而後可以為手
跋涉道途而後可以為足不見王公大人則異見
何為文章傳之後世則雖操筆弄墨不過閨門柴
米之數而矣不登名山大川而盡天下之奇雖跋

涉道途不過經營錢穀之利而已子行而北泛黃
河足以發吾深遠之思登泰華足以啓吾高明之
見歷漢唐之遺跡足以激吾悲歌慷慨之懷見帝
城之雄壯足以成吾博宏弘遠之器識然後朝之
王公貴人兩院之學士大夫與之議論當世之事
鋪陳古人之得失得志而歸當不與碌碌者比雖
然予賤且貧未嘗至京師其山川道理按圖而索
固可得而言之然更僕不能終也至朝廷之名勝
未嘗盡識其人不得與君詳陳而重布之獨聞燕
南有澹張公嘗為平章政事今致其仕而家居蓋

古社稷臣也子盡性見焉則子行益壯矣

送畫者鄭思善遠遊序

休寧人鄭思善以給事其縣大夫吳興唐侯即唐
子華日侍筆硯於丹青蓋有得也今將遠遊四方
以廣其見徵予言以壯其行或謂新山水窟大好
之稱著於昔代欲知山水之妙者舍新新安何往
哉予曰斯言之惑鄭生之所以遊夫天地之大幅
員之廣四方之山川無或同也巴蜀之山峭拔而
水峻急江漢發為吳楚之山秀麗而水滢瀟五湖
在焉齊魯之多特起衆水所歸東海會焉幽燕之

山多綿亘水皆支流滌潞夾為畫者與山水寫神者也苟非徧歷四方盡其態度而窮其情性則生於巴蜀者不知其秀麗淳滂生以吳楚者不識其峭拔峻急其何能以盡山川之妙哉鄭生是行搜覽山川形勢以為胸中丘壑他日歸來閉門解衣盤礴不出環堵之間而盡天下之勝皆自此遊得之也豈獨司馬子長之文章為然哉

贈吳雲隱醫者序

任賢使能者相之功使貪使智使愚使勇使功使過者將之良也惟醫之道則兼而有之參苓朴朮

保養於平時使邪氣不能以干其正而元陽壯盛萬病不生此於任賢使能而致太平之治至於眾病交作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巴豆大黃責以攻代官桂附子資治糧餉是猶十萬之兵雖有貪愚智勇功過之不同而能使之取必勝於創殘百戰餘置天下如磐石之固者則一而已然將相之與醫雖有貴賤之殊而其能否又豈相遠哉雲隱吳君以方外士明醫善用藥得保養補瀉之法持此術濟人江海間予體羸而氣弱素多病病輒問醫問之以相事不愕以驚即呀然笑曰是何子之迂而

言之拙擬人之不以其倫也他日以問雲隱獨能
應我言知於醫有得也因其有請書以贈

荆山鄉飲酒序

古有鄉飲酒之禮而今亡矣俗安得有敬讓民安
得興於孝弟乎夫鄉酒者所以教民敬讓使子由
乎孝弟者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雖然古道邈矣古禮廢矣古人不可作矣有
能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君子斯亦與
之而已矣邑東坦頭汪氏以每歲暮春率其鄉人
子弟携樽俎載酒散會於荆山惠泉之精舍酒行

既畢分韻賦詩且名之曰鄉飲焉所以合朋友之
情講鄉里之好也既復介予友曹志行求予序所
賦詩予掩卷而嘆曰鄉飲之禮其廢久矣此舉豈
非因其俗之所近行之而不倍於禮者乎使其鄉
之人知古人之為鄉禮而飲也非專為飲食也賓
主有揖讓之之儀樂歌有出入之度聽政有坐立
之分遵豆有多寡之數其義各有在也其於醇酢
之間議論之際尊者所以語其卑老者所以告其
少必有以明乎敬讓之道而發其孝弟之心則亦
庶乎其可矣至若以飲食相誇笑語相下不知本

自山文集 卷之五 十一
乎敬讓止乎孝弟甚者沉酗無度流蕩忘反則亦
世俗之所樂君子之所當戒者非予之所望也曹
君其試吾言扣之

胡孟成文集序

以文章而學古無是也六經皆文章也而不以文
名堯舜周公皆文人也而不以文聖故所言皆文
章也春秋戰國之際文章之名猶未著稱漢之興
司馬子長始以此世其家然猶託事以紀實不如
是空言也自是學者閭風而起項背相望形立而
影隨一唱而百和矣三國晉宋而至隋又無聞焉

唐之盛時韓昌黎柳子厚皆以文名驚動一世而
杜少陵之詩寔三百篇所未曾有故當時同遊之
士至今傳世不朽者至不能以一二教蓋昌黎遂
以起八代之衰文章之作始濫觴矣唐亡天下遂
大亂士氣益卑下詩尚晚唐文用排體宋初歐陽
子首表韓文蘇氏接武而起黃魯直陳無已咸以
詩聲充塞宇宙人至以少陵伯仲之一時能文如
曾子固張文潛以下而家教等級燦然森列可以
車載斗量而不可以名記然者歐陽氏又以救五
代之衰而文體復振矣南渡後典雅如葉水心豪

自山文集 卷之五 十一
邁如陳周甫豐瞻如洪平齋翹傑如江古心浩瀚
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
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竒特陸放翁之雄大
范石湖之整齊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非無
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 皇元混一五星聚斗文
運向明文體為之一變然起衰救弊如韓歐二公
者卒未見其人焉於是學者各以見之所及力之
所能家自為學人自為師以鳴於世以俟夫後之
韓歐而是正之如吾友胡君孟成亦其一也孟成
文竒崛而有氣詩深遠而無瑕善以學古者也但

竒崛者宜變而平易深遠者當使之條達而明白
是又在孟成種績之久而骨自換也予嘗以是語
孟成他日其徒洪生斌手抄孟成所為詩文若干
篇求予序因以語孟成者語之是亦朋友忠告之
道也生試質之孟成

送汪德輔鄉試序

新安士習惟婺源為盛每三歲賓興州縣望煙而
舉士雲合響應休寧次之歙次之績溪又次祁門
與黟其最下也間知有子弟稍知以讀書為事則
衆相與爭聚而笑之鄉隣疾視如怪物然自科舉

以來凡捷音之所向與四方之望焉者惟在於婺源而已去年吾父調官祁門予以侍養在膝下汪生德輔日從予遊性敏悟而志篤予甚竒之今年適當大比有司掄選遂以充賦生逃避謝不敢予勉使就行及出院士子有自負以為可必得與儕輩之所不敢奪焉者猶在婺源焉耳既越月汪生以捷聞夫山東出相東西出將魯多君子燕多悲悲歌慷慨之士風俗移人若此至若王豹之謳綿駒之歌陳良之學庚桑之畏壘則不推不為風俗所移而又將移其風俗矣然則變於風俗者人情

之所難意者天將啓祁門以文明文盛而使生為之兆耶故予於是舉也不推為生質而為祁門之人質今生將土之春官對策大廷行有日矣過予言予為道其所難易者如此既為生勉又為祁門之人勉

琴譜序

琴何始始乎伏羲琴譜何始吾不知其始其可知也舜而已要之有琴斯有譜其不知者不傳耳舜之譜阜財解溫四詔之外無聞焉降而為商周之詩三百篇之作所謂用之邦國用之鄉人者即琴

師山文集 卷之五
譜也大成也然當是時其士君子無不習而能之
未是為奇也至伯牙之徒乃始以此鳴於一世而
其高山流水之操則又窮極幽遠而不及乎民生
日用之常人倫性命之正此古今琴譜之變也律
起於黍音定於律所謂同律度量權衡者天下一
中音而已然今之用乎琴者有江西操有浙操有
中原之操則南北之音又不同也矣若夫合古今
之譜正南北之音使南風之歌杏壇之吟復聞於
當世政不能無望於今日能琴之君子胡德昭琴
入骨髓弄之忘寢食集古今人譜二三百曲為一

卷予不能琴為作琴譜序云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溇化縣學修杏壇記

元歙邑鄭玉著

至治元年十二月溇安縣尹李侯修杏壇成教諭
 王君克明相屬以記玉謂春秋之法聖人示人意
 微矣凡工役之興巨細必書所以重民力也獨于
 僖公修泮宮畧而不書所以見其必當修也不費
 一辭而褒美已著如此則李侯杏壇之舉可以不
 書雖然世衰俗薄教化日下所當作者人反視為
 迂闊其不書者人必以為不足書聖人之大經大

法至是有不得不變者矣則書之亦可也乃為之
記曰壇在縣學戟門外之西其崇一丈一尺廣稱
是深加五尺有奇壘石為固前植以杏後復以屋此
舊制也李侯因其敝而新之視舊無所加損以工
計若干民不知役吏不告勞再閱月而竣事侯名
思明字元亮世家睢水人其為是是縣外柔而內
剛視民如子信施于人而人信之且其為是為不
難也

小金山記

予年十七八時東遊京口登多景樓望金山在揚

子江心屹然而為中流砥柱念欲一躋其巔酌中
濡泉以適平生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今蓋七八
年及得小金山之名而有觸焉者新安江自率山
發源東流三百里為淳安縣未至縣之十里江心
倚南少西茲山在焉東北江面百餘丈西南僅僅
一澗環之如帶大旱或可揭四時非舟楫不能渡
古寺蕭然出煙蒼水黃間石色峻嶒苔蘚如繡上
有佛寺舊極壯麗歲久寢就頽圯僧徒星散今無
有存者惟敗屋數椽而茲山之景無改也濟岸而
南攀援至山腰為石洞者三穹然如厦屋大可二

三十人坐中半之小十教人餘又有一巖嶽嶽特甚如浮圖氏所塑觀音像坐石東望西洲溪分兩派居民廬舍櫛比鱗鱗黃花翠竹果木桑麻之屬蒼鬱蔥蒨無所不有傍一石出灘瀨中如龜形溯流而上號龜石灘西去錦沙村纔一二里燕石巖相對峙若樓閣飛簷出臨水上蓋一縣山川之勝聚焉于此百里間無與之敵者嗟夫山之為物一卷石之多也其小大固不足論至于景物之多寡勝槩之優劣亦有不待不論者茲山所少中濡一泉而至子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龜石之

奇金山無有也試約兩山之靈相與可否將伯仲之而忘其大小矣予居西一舍近有山出水中曰岑山者氣象大與茲山此常欲以是名之而未果也今乃為其先焉予將歸而題之曰小焦山云

覆船山雲心菴記

歙南有山特起介乎徽杭建德之交曰覆船山者為一方祈禱之處神龍之所宅也山高數千仞其來自黃山聯絡斷續起伏頓挫奇形怪狀千百萬變以至於此磅礴鬱積分枝析派而為浙右諸山其南出則為建德之金紫峰以及雲源諸山東西

兩百照其枝阜融結而為淳安縣其北復為白石
巖龍塘山至杭之於潛臨安矗起而為東西兩天
目山龍飛鳳舞始盡發其靈秀蓋名山云山巔有
龍池泉出其中裂山而下石門九鎖對峙如峽至
山之腰傾為瀑布與石相觸澎湃激射如噴噴狀
石後有潭莫測其底亦龍之別宮也每天欲雨時
雲出其上如戴帽笠居人率以此占陰晴之候無
不驗者旱則禱之或得蜥蜴蜿蜒兩即隨至僧覺
聖白傍近大家洪氏得錢為倡募衆力結菴其下
為祈禱藏事之地予以雲心名之復請為記夫深

山大澤必有龍蛇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山龍蛇
所藏能出雲為風雨法應得祀聖吾行修持戒律
頗嚴衣不敵寒食嘗怯于飢而勇猛精進無退轉
心如是是可嘉已舊有比丘尼居山中事龍甚謹
叩多應因並祀之蓋亦尸而祝之之意宜牽聯得
書菴之始泰定九年九月某日其成明年某月某
日求予記者洪氏之子斌比丘尼俗姓汪山下民
家子也

木齋記

廬山之下九江之上有隱君子方君子玉築室以

教其子積而名曰木齋齋在居西若干步為屋三
間四楹間十有二尺縱橫相稱虛其中以待賓客
闢左右兩室設几棹陳枕榻置琴書壺失棊局筆
硯瓶爐圖畫與凡茶酒之具日用之器率其子弟
或弦或誦或投壺圍棋以為戲或焚香插花以為
樂或留情翰墨或寓意圖史渴者烹茶酌酒倦者
休息于床賓客過從方君坐談子弟侍立應對酬
酢無不適意屋上複閣做古人尊閣之義列度先
世遺書而軒其四達以待登臨眺望開西窻而拄
笏則五老諸峯開先瀑布煙雲掩映如在几席之

上俯東檻而寓目則長江萬里波濤洶湧以入于
海而莫窮其極閣後為臺而露其上為春夏曝書
之所屋後為庭扁以聽竹為晨夕遊息之地古木
修篁繁蔭數畝此木齋之大槩也予不識方君識
積于京師積語如此屬予為記夫陶縣令之高風
李山人之逸趣千載之下必有聞而興起者方君
豈其人也何時擔囊負笈買扁舟過彭蠡泛大江
抵康廬之麓樞衣升堂拜方君床衣與積登臨嘯
詠徜徉眺望吊古人之陳迹為當之勝遊以窮木
齋之景是則予之願也積歸趨而過庾其以予言

而請積字叔高力行疆學醞藉而文為中朝諸老所愛

石跡山建橋記

石跡山為初門最勝處也邑人胡君俊夫始建玄武之祠于山之顛王君儒翁乃于半山之間跨澗作橋仰視飛瀑俯瞰龍湫山川軒豁景物呈露又為石跡最勝處予與王君之子存善遊而樂之時未有橋也今橋成而景益奇也予故喜為記之橋之建於至順三年十二月庚申記之作以明年六月某日子為郡人鄭玉書者胡默篆者錢塘吳

叡

肯肯堂記

南里洪君味卿隱居求志政施于家上奉慈親下撫諸弟閨門肅穆族黨以和吾鄉之稱家法者歸焉年逾四十即為老計闢地一區高下相稱袤廣十畝謂其子斌曰吾將于斯鑿池沼築亭榭栽花蒔竹藝蔬植菓以逸吾老而終天年吾無意于斯世矣汝其勉之未卒事而味卿即世斌曰此吾父之志斌之責也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于是因其舊地圍以崇墉鑿池築亭栽蒔藝植如味卿語而

朱卿之柩別為一室殯置其中以俟吉卜謂其友
鄭玉曰斌託交交于公最早公之知斌最深曷為名
斯以昭我父子之志實大惠也玉曰嗚呼天地一
萬物也萬物一吾也而况父子之親乎參贊化育
垂世立教皆吾分內事也而况家庭之近乎世有
厥父播厥子不肯獲厥父作室厥子不肯構者彼
獨何心哉是蓋私于一已而不能以父母之心為
心者也若吾子者豈惟肯構且肯堂矣其以肯肯
名之節夫再拜謝曰斌之事雖未能如公言斌之
志敢不為公勉玉曰未也吾言未已昔者子之先

君子高尚不仕故能寄興泉石留意池館雖其經
營布置弗底于成而子能成之以有肯肯之名而
玉之先君子嘗仕于時學不盡試才不大用沉沒
下官卒無所偶斯為固極之痛玉也樗櫟之材于
世補將貽先君子之辱朝夕是懼豈不大有愧于
子之肯肯者乎然者子之先君子所以潛德弗耀
厚積薄發者正所以為子之地玉之先君子大才
小用不盡所蘊者又豈無待于玉乎雖然古之學
者憂道而不憂貧正誼而不謀利苟其心俯仰無
所愧怍達者推以及人窮則獨善于已所謂天地

萬物皆吾一體以之參贊化育可也以之垂世立教可也豈但不辱其親乎是則二父之志而玉與子之所當勉者又何必區區一園圃亭榭之間也
節夫再拜曰公言至矣請書以為記

雲濤軒記

吳孟思作雲濤軒于無何之鄉烏有之所使夷堅子志之夷堅子曰予嘗遊天目山宿獅子寺明日微雨乍霽晚日初升烟霧四塞雲氣在下有僧進曰山中雲海率三教年不一見子有前緣山靈効順真若天垂地湧鬼擁神揮子盍起而觀之子于

是坐玉立亭上憑檻俯視但見煙雲起伏如波如瀾上下天光一色萬里無有涯涘或遠峰高矗聳出雲外又如蓬萊三神山縹渺水中舟不可近日從東上半在雲端則又如出于扶桑滄海之墟而不知其已在萬里之上也須臾烟收雲歛天氣清明乃無有一物又嘗觀潮錢塘見海門初白渺渺一髮油然若雲興遠岫之間已而掀天拍岸漲海翻江聲震乾坤勢吞吳越壯觀為天下第一此所謂雲濤者也子居闔閩之衝正當車馬之會室如斗大牖如甕懸而所謂雲濤者安在也孟思孝曰

吾眼空四海胸吞雲夢以天地為籩箪古今為瞬息凡宇宙間煙雲變化風濤出沒皆吾軒中物也又豈拘拘一室之間者乎何當與子挾飛仙乘怒翼超軼乎埃壙之外周旋于太虛之中仰觀六合俯視八荒則天下一雲濤耳何子言之陋也夷堅子于是慨然不知所云新安鄭玉聞而壯之遂次第其語而為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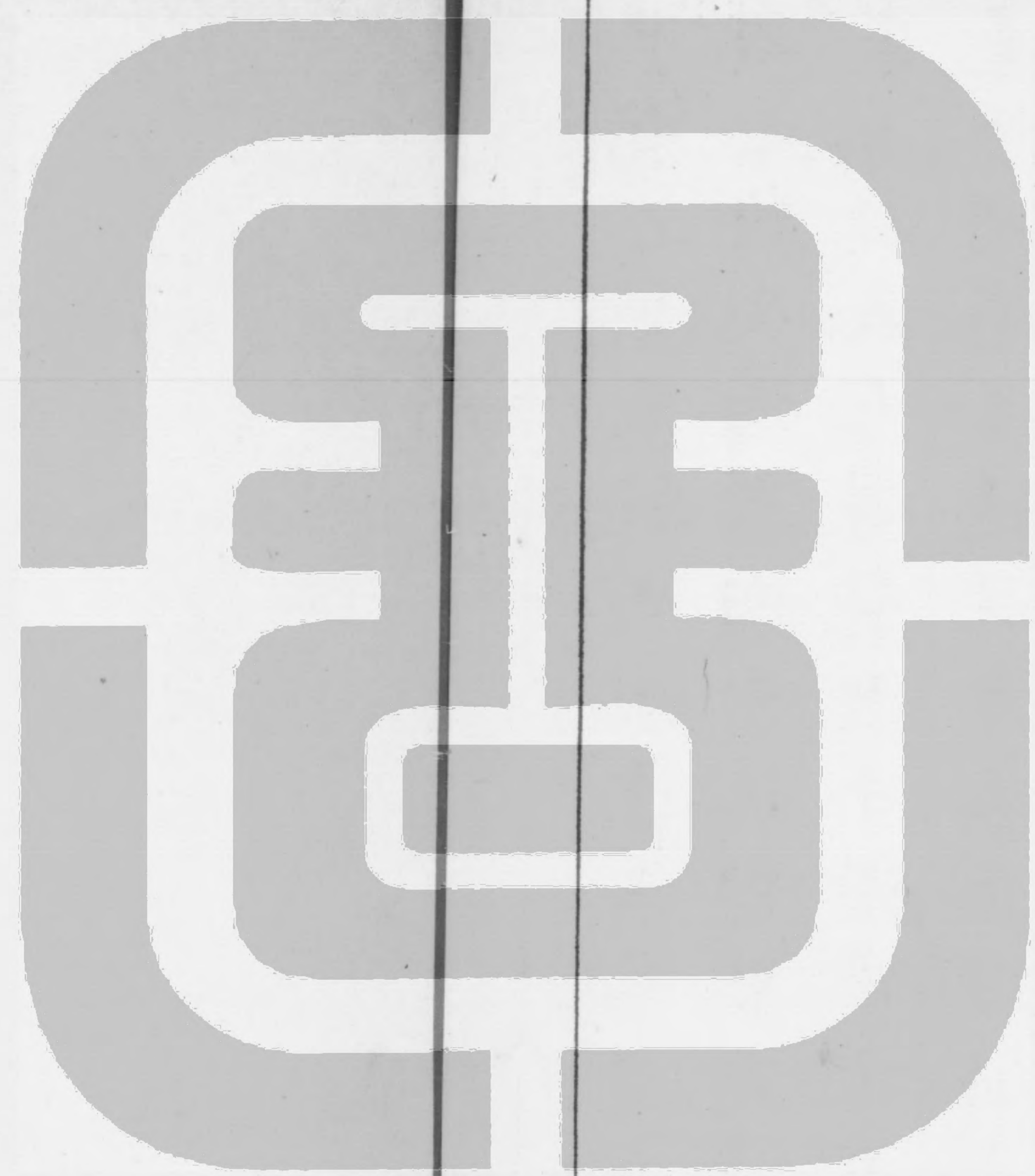
鄭彥昭讀書巢記

同姓名潛字彥昭者居長齡里與予家不同譜而以叔父事予性敏悟志堅篤才幹優餘識見明遠

吾鄉子弟之千里駒也始予未見潛嘗有後生無可與語之歎及得潛而予恨釋然矣潛隨宦東西未常家居母夫人專意教子潛慷慨有大志多與四方豪傑交賓客過從席無虛日母夫人出釵珥鬻所愛物供人無厭倦意以故潛得安心于學至十尺請予名之予曰子之作是樓也將以為讀書之所而狀若巢然予名以讀書巢如何潛拜曰叔父之言蓋有在矣夫鳥息于巢故舉而有飛翔之樂人居于巢故出而有行道之功叔父之望潛者

深矣豈但以其類巢而名之乎予笑也噫子啓予
矣予何言焉子其書之以為讀書巢記

師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